

科学普及出版社

吴正中 著

药苑漫话



R93-49

WZ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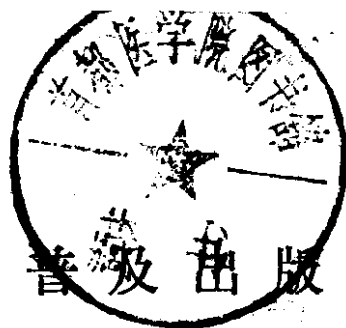
药苑漫话

吴正中 著

Y108/08



A0049755



科学普及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介绍中药知识的科学小品集子。

作者从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谈起，详细介绍款冬花、何首乌、党参、当归、银杏、冬虫夏草、天麻等近二十种中药的性味、功效，尤注重古今本草的考证，使读者知其来龙去脉，是非真伪。文中穿插有许多富有情趣的传说、典故、医案和医话，文以载药，药以敷文，生动活泼，引人入胜。

药 苑 漫 话

吴正中 著

责任编辑：罗羽东

封面设计：范惠民

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3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通县向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199千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500册 定价：1.15元

统一书号：14051·1056 本社书号：0896

前 言

中国是中医药学的发祥地，古今医药学典籍，浩如烟海，无穷无尽，历代本草，古自《神农本草经》，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已蔚为大观，读其什一，则有“如入金谷之园，种色夺目；如登龙君之宫，宝藏悉陈”之感。其间李时珍之《本草纲目》，集古代药学之大成，且文字简洁优美，读之琅琅上口，记之铭铭于心。

笔者于学习并赞叹之余，决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试撰此《药苑漫话》。通过一些富有情趣的神话、传说、故事，对中药名称、性味、功效诸方面均作一一探究，同时褒扬历代杰出的医药学家的岐黄业绩，俾使广大读者开扩视野，于增进健康之际，学习中草药知识。于是在讲求科学性、知识性之同时，亦留意于趣味性，不致使读者味同嚼蜡，昏昏欲睡。但绝不因此而忽视其学术价值，尤注重于古今本草之考证，民间灼见之收录，以期药界同仁，知其来龙去脉，是非真伪。

值此本书出版之际，谨向绘植物、动物插图的曹宗钧同志，作药苑插画的谷月同志，以及缮写文稿的马琳茹同志和脱承德、金之群、姜文熙、曲红诸同学，一一表示诚挚的感谢。

作者 于兰州市甘肃中医学院
一九八三年十月

目 录

赞李时珍精神

——从红藤编草鞋的故事谈起····· 1

话说“文”与“远”之关系

——从李时珍及其著作《本草纲目》谈起·····12

冬花礼赞·····22

我爱合欢花·····28

趣谈何首乌·····40

说古道今话党参·····58

“当归之乡”话当归·····73

“杏林佳话”说杏子·····91

“瓜果之城”说西瓜····· 116

“瓜果之城”颂冬果····· 128

“银杏之国”赞银杏····· 147

“逢人说项”马齿苋····· 159

南国红豆最相思····· 166

有草名含羞，人岂能无耻？····· 172

啤酒花香飘万里····· 177

薇菜不“微”名天下····· 193

臭椿不“臭”用途广····· 206

奇特的生物——冬虫夏草····· 217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天麻漫话····· 224

漫谈食醋和她的神通妙用····· 259

赞李时珍精神

——从红藤编草鞋的故事谈起

英国大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年)说:“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这一段至理名言说得多精辟!它揭示了学习各种学科的重要意义,举凡历史、诗歌、数学、博物(包括动物、植物、矿物)、伦理、逻辑与修辞,对人一生的成就无不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对于“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历史来说,尤其不可低估与忽视。笔者早年学文,重视文学史的学习,学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了解了鲁迅(1881~1936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非凡地位;后来借文学药,又特别注重药学史的学习,学习了中国药学史,认识了李时珍(1518~1593年)在中国药学史上的杰出贡献。

自从学药之后,十多年来,常常想看一下鲁迅先生对祖国医药学——尤其是李时珍及其著作《本草纲目》——的评论,于是乎在读《鲁迅全集》之时,便特意留心于此方面的文字,稍有所得,即欣喜若狂。记得一些好心的朋友曾说:鲁迅幼年时因父病而常常去当铺变卖衣物、首饰等买中药,几乎倾家荡产而终莫救,于是对中医药抱有很大的偏见。难道真的是这样吗?非也!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对于那些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夸夸其谈,不学无术



的庸医，确实是极尽辛辣嘲讽之能事，如在《呐喊》自序中说的：“……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

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但是对于李时珍及其鸿篇巨制，这位独具慧眼的伟人却是给了高度的评价的。

1933年6月12日，正当百花竞妍，万木葱茏之长夏，各种中草药生长的旺季，弃医从文的鲁迅先生，在他的《经验》（见《南腔北调集》）一文中写道：“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

这一部“含有丰富的宝藏”的书，字里行间，渗透着的、充满着的，无不是李时珍精神。管中窥豹，单从该书草部第十八卷所收录的“省藤”一药，就可略见一斑。

省藤，又名赤藤、红藤、血藤、大血藤、大活血、活血藤。为大血藤科（木通科）大血藤属植物大血藤 [*Sargentodoxa cuneata* (Oliv.) Rehd. et Wils.]。

据李时珍考证，此药最早记载于唐开元年间陈藏器之《本草拾遗》（739年）一书，距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之历史。可是，在今日南京药学院编著的《药材学》一书中，却把最早之本草记载，按在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苏颂编纂的《图经本草》一书头上^①；而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研研究所等六家编著的《中药志》，成都中医学院主编的《常用中药学》，以及南京药学院新编的《中草药学》等三书，却均把最早之本草记载，

冠在清初吴其濬(1789~1847 年)之《植物名实图考》一书头上^⑨。辗转相抄，以讹承讹，不仅张冠李戴，而且，前者向后推迟了三百二十多年，后者向后推迟了一千一百余年。这样一来，把我们祖先远在盛唐年间就对人类作出贡献的科研成果，一下子推迟了数百年或一千余年。



这难道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吗？不！这是缺乏李时珍精神的一种表现。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让我们还是从副标题红藤编草鞋的故事谈起吧。

红藤的木质藤茎，不仅可供药用，有活血通经，祛风除湿，强筋健骨，利尿杀虫之功，为目前治疗急性单纯性阑尾炎，风湿关节疼痛、麻木拘挛，妇女经闭腹痛的有效药物，而且还能编织草鞋。从综合利用方面来讲，这是红藤的又一用途，与其药用价值相比，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大作文章，但须知这里面饱含着、凝结着多少李时珍的心血！

杰出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不求名利，弃官行医，为了写好为之终生奋斗的《本草纲目》，背井离乡，长期上山采药，亲自调查访问，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不仅如此，举凡医药、经史、传奇、笔记，凡有相关者，无不仔细研读。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经过这样多次的反复，终于完成了跨多种学科之《本草纲目》。

在写红藤一药时，他从属于社会科学之人文科学——文学——中得到了启发，匠心独运地引用了宋人洪迈的笔记小说《夷坚志》中的一则故事；

赵子山苦寸白虫病。医令戒酒，而素性耽之。

一日寓居邵武天王寺，夜半醉归，口渴甚。见庖间瓮水，映月莹然，即连酌饮之，其甘如饴。迨晓虫出盈席，心腹顿宽，宿疾遂愈。皆惊异之，视所饮水，乃寺仆织草履，浸红藤根水也。

寥寥数语，仅仅八十五字，就栩栩如生地勾画出一幅有血有肉的图象，将红藤之驱虫效果写到了拍案叫绝的地步，实在是一则极妙的医话。洪迈写得好，李时珍引得好，《本草

《纲目》中之红藤一药，经这则短小精悍的故事的插曲，如春兰秋菊，相得益彰，读者无不交口称誉。

李时珍并在其附方红藤治五淋涩痛中，以斩钉截铁般的语气注解道：“赤藤，即做草鞋者。”

事过境迁，《本草纲目》（1590～1596年）问世已经三百八十多年了，在今天，有谁一个来证实李时珍的引证与红藤之间的关系确凿不移呢？更有谁一个来考证《本草纲目》与《药材学》及《中药志》、《常用中药学》、《中草药学》诸书中关于此药最早之本草记载的谁是谁非呢？

《本草纲目》固然是世界名著，而《药材学》与《中药志》等书均系有关院校、科研单位等专门教学、科研机构之编著，为今日教学、科研、临床、生产等部门重要用书及参考书，影响确实不小。在此种情况下，权衡这些古今巨著的孰是孰非，岂不是一场颇为难断的笔墨官司？

为了断好这场官司，笔者除查证了一些资料外，还曾去甘肃文、康二县，在教学、采集标本之余，对此专门进行了一番实地的调查研究，虽然仅仅是一得之功、一孔之见，但在澄清上述这一问题时，倒很值得、也有必要向读者作一介绍，借以赞赞杰出的医药学家李时珍。

文、康二县，地处陇南山区，气候温暖，雨量充足，山大沟深，森林茂密，为我国有名的药材产地之一。在和山区老乡相处的那些诗情画意般的日子里，我们从老药农、老草医那里，学到了许多从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知识、学问及红藤的故事，深深感到：力量在群众之中，智慧在群众之中，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真正是我们的好老师。

在红藤故乡，深山老林里的红藤，一架连一架，一株挨一株，这种落叶的大型木质藤本缠绕植物，有的可长达千余

米，有的直径足有十公分那么粗，把一株株树紧紧地缠住，正如打民歌的歌手们所唱的那样：“进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树死藤缠缠到死，藤死树缠死都缠。”真有点象难分难解的白头鸳鸯似的。或者蜿蜒而上，或者俯挂半空，或者悬崖吊壁，或者飞沟越涧，红藤藤，绿叶叶，黄花花，蓝果果，黑子子，真是神奇。圆柱形而扭曲的藤茎，深红色而稍带褐色，故有“红藤”、“赤藤”之名。山里人善用砍刀，飞快的砍刀一砍，流出一滴滴的红色液汁，象血液似的，这就是“大血藤”名称的来历。这时你看她横断面的放射状花纹，太好看了，活象九月间独傲秋霜的菊花瓣瓣，难怪浙江人称她为“红菊花心”。在这天然的大药库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红藤，坚韧而美丽，为山区人民创造大量的社会财富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源泉。

在红藤故乡，我们亲眼见到用她的藤茎大量编织草鞋的铁一般事实，并饶有兴味地购得两双可脚的佳品，以作陇南之行的纪念。靠山吃山，勤劳勇敢而又心灵手巧的山区手工业者，大都是一些擅长编织的农民，从祖先们手里就学得了这门好手艺，代代相传，以至于今。他们将红藤之茎或根，砸烂水浸或沸水煮过，搓为绳索，经纬交错，编成草鞋，颜色通红，质地坚韧，耐穿耐用，且有常年见水不朽的优点。劳动人民的铁脚板，穿上红藤鞋，水里来，泥里去，上山不滑坡，趟水不脱鞋，真是一种水陆两用的“宝贝鞋”，深受山区广大劳动者的欢迎，作为一种民间美术工艺品，亦别具一格。当地人民不仅用她编织草鞋，还用来拴牛、捆柴，其经济实惠远远为麻绳、棕绳及其他草绳所不及，与《本草拾遗》的作者陈藏器所讲的“皮赤，大如指，堪缚物”的记载不谋而合。他们亲切地称她为“红藤子”、“红赤葛”，并与之结下了

不解之缘，手里提着红藤绳，脚下穿着红藤鞋。红藤，红藤，她成了山区劳动人民的亲密朋友。

至于作为药用之红藤，其驱虫效果，早已为临床经验所证实，各地医家屡试屡效，百验百应，古今文献多有记载，此处就不再赘述。而浸红藤之水，味微涩而甜，作为“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晋书·山简传》），口干舌燥、大渴欲饮之人喝之，有“其甘如饴”之感，自然十分符合情理，更不在话下。

读着《本草纲目》，想着红藤草鞋，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古往今来，作为一家之言，在本草著作方面，有何著作曾超越过此呢？就红藤而言，从洪迈——李时珍——文、康二县之农民，从福建邵武——湖北蕲州——甘肃文、康二县，从《夷坚志》——《本草纲目》——流传在文、康二县农民中关于红藤编草鞋的种种故事，无论从时间上、空间上来说，就《本草纲目》的记载而言，都起到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李时珍精神。没有这种精神，能写出《本草纲目》吗？不能！李时珍，他，正如其子李建元在《进〈本草纲目〉疏》中所写的那样：“……耽嗜典籍，若啖蔗饴。考古证今，奋发编摩；苦志辨疑订误，留心纂述诸书。伏念本草一书，关系颇重；注解群氏，谬误亦多。行年三十，力肆校讎；历岁七旬，功始成就。……”以一种顽强的写作精神，孜孜不倦地；废寝忘食订正诸家医学谬误，夜以继日，摘录古今经史传奇；以一种实地考察的精神，风尘仆仆地；跋山涉水，出没于幽岩隐谷之间，访采四方，求教于野老田夫等辈。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终于“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写成了举世闻名的收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其中新增加者三百七十

四种)，采方一万一千零九十六个，插图一千余幅，辑成五十二卷，洋洋一百九十万多言的空前宏伟巨著——《本草纲目》。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李时珍精神。这是一种深入实际、注重实践的精神；这是一种虚心学习、不耻下问的精神；这是一种尊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一种考古证今、务求其本的精神；这是一种不务虚名、讲求实效的精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李时珍的精神是调查研究，实践理论的精神；“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李时珍的精神是“凡有相关，靡不备采”的精神；渔猎群书，搜罗百氏，李时珍的精神是阙者补之，讹者绳之的精神；为山九仞，不亏一篑，李时珍的精神是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不畏艰苦，知难而进，李时珍的精神是敢于斗争、战而胜之的精神。

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本草纲目》；没有这种精神，也就没有李时珍的贡献。难怪在《本草纲目》一经印行问世后，民间辗转翻刻三十余次，遍及全国各地，随后于1906年传入日本，不久，又先后译成拉丁、法、德、英、俄等国文字，流传于亚、欧、美三大洲各国；难怪十九世纪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年）在建立进化论学说时，曾援引了《本草纲目》等著作及我国其他有关古代生物学成就，作为论证他的学说的历史证据。

在赞李时珍精神时，缅怀前贤，对于我们土地辽阔、寒暖适宜、宝藏遍地的伟大祖国，对于我们非常聪明、非常勤劳、非常勇敢的伟大人民，以及在这英雄国度里所孕育出来的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和无数能工巧匠，以及由他们所创造的灿烂的古代科学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象千千万万颗晶莹

耀眼的宝石一样，永远光彩夺目、闪闪发光，激励着自己的儿女前进。我们将作如何感想呢？难道不觉得象李时珍及其著作《本草纲目》等，不正是我们国家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吗？

在赞李时珍精神时，缅怀先辈，想想三百多年前李时珍所处的时代，看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类社会进展到如此崭新的今天，科学在发展，技术在飞跃，作为生长在李时珍等杰出的科学家国度里的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风华正茂的青少年一代，应该从李时珍及其著作《本草纲目》中得到些什么启示呢？答曰：“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语）

【注释】

●《药材学》在大血藤一药的“历史”项下写道：“大血藤在宋《图经》称血藤。至于《本草纲目》所载‘红藤’，则为‘省藤’（《拾遗》）的别称，和现今商品是不同的。《植物名实图考》所载大血藤，就是江西产品‘大活血’。”

短短一段文字，由于同物异名之原因，把一种药材当成了三种，又加之缺乏调查研究，与《中国药典》犯了类似性的错误，即把同名异物之棕榈科省藤属植物省藤（*Calamus platyacanthoides* Merr.），与此处所讲的红藤混为一谈，殊不知《本草纲目》所讲的省藤正系红藤，李氏在“释名”项下分明注解道：省藤，即赤藤、红藤。是不容置疑的。

●因《本草纲目》未言形态，又无插图，故《中药志》、《常用中药学》与《中草药学》依据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中之文字描述与插图，就认为红藤最早收载于该书。其中南京药学院之新作《中草药学》，在红藤一药之“历史”项下，彻底推翻了该院十六年前之旧作《药材学》之有关内容，将红藤之最早本草记载由宋之《图经本草》改为清初之《植物名实图考》。

吴氏之《植物名实图考》，在描写红藤一药时，转载罗思举《简易草药》说：“大血藤……雌雄二本，治筋骨疼痛，追风健腰膝，今江西庐山多有之，土名大活血，蔓生紫茎，一枝三叶，宛如一叶擘分，或半边圆，或有角而方，无定形，光滑厚韧，根长数尺，外紫内白，有菊花心，掘出曝之，紫液津润酒一宿红艳如血。”其形态特征、功效及插图，均与大血藤相符。

这样一来，后人就断定红藤之最早本草记载当属《植物名实图考》，此乃未将

《本草纲目》仔细研读，对李氏所引宋人洪迈《夷坚志》中红藤编草鞋、杀灭寸白虫的故事，更未引起足够注意之故。

附记：本文写成后，又幸读到中国医学科学院江苏分院中药专题研究小组编著的《本草推陈》（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2月第1版）一书，细读《省藤》、《大血藤》二文，发现亦将大血藤（红藤）之最早本草记载按在《植物名实图考》一书头上，与《中药志》、《常用中药学》、《中草药学》之说法一致，并在《大血藤》一文“备注”项下写道：“中药材市上供应的‘红藤’有同名异物的两种：一为‘省藤’，见《本草纲目》卷十八，别名‘赤藤’，系产于海南岛及南方热带地区之棕榈科植物，入药用为驱虫剂，与本品之用为活血利气、治痛等功效及原植物科属都是不同的，但商品均以‘红藤’为名。……”现附记之。

话说“文”与“远”之关系

——从李时珍及其著作《本草纲目》谈起

我平素酷爱文艺，尤喜曹雪芹(约 1715~1764 年)之《红楼梦》，岂止爱不释手，简直若啖蔗饴，复读数遍之后，每每掩卷深思，对于“为伊消得人憔悴”之林黛玉，“别有幽情暗恨生”之贾宝玉，“留得罗襟前日泪”之晴雯，无不抱有深切同情之心，虽不至于“看《红楼(梦)》，掉眼泪——替古人担忧”，但对曹氏之大手笔，却实在叹服不已，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确有呼之欲出、招之若来之感。用文学批评家的话来说，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惟妙惟肖，绘声绘影，其思想性与艺术性之高超，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水乳交融的境界。难怪后世学者如此推崇，奉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与高峰，并谓虽不至于绝后，但确实是空前的。

后来由于笔者兴趣之转移，借文学药，“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对于浩如烟海的中草药如获至宝。在这个“伟大的宝库”中，时而“踏遍青山人未老”，心情如烂漫之山花怒放，时而“细睹芳菲夜攻关”，对杰出的医药学家李时珍敬佩得五体投地。我原先以为大凡自然科学，其著作大抵都是些干巴巴的抽象教条、逻辑概念，毫无生动形象可言，万万没想到被鲁迅先生所赞颂的“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①的《本草纲目》，竟然如此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丰富多彩，耐人寻味。